

卷之三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十二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 影印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田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2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 本册目次

待軒詩記

卷首：學詩小箋總論

明 張次仲撰……………一

讀詩略記

卷首：論小序

明 朱朝瑛撰……………三三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待軒詩記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待軒詩記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待軒詩記八卷明張次仲撰次仲有周易玩辭困學記已著錄是書前載總論二篇其餘國風以一國為一篇二雅周頌以

一什為一篇魯頌商頌亦各為一篇大抵用

蘇轍之例以小序首句為據而兼採諸家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提要

會通之其於集傳不似毛奇齡之字字譏彈

以朱子為敵國亦不似孫承澤之字字阿附

併以毛萇為罪人

案承澤詩經外傳翼自序稱王弼亂易罪深狹紂毛

氏之罪亦不在王弼之下故持論和平能消融門戶之見

雖師心揣度或不免臆斷之私而大致援引

詳明詞多有據在近代經解之中猶為曲實

卷末別有述遺一卷有錄無書目下注嗣刻

字蓋欲為之而未成也今併削其目不復虛

詳攷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列馬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校

待軒詩記自序

予向徑行已志不好人諛作書未嘗倩乞序引天性然也讀易之餘間嘗讀詩為箋注私記所得其大意載總論中序尤可不作或則疑焉因思曩時放廢制義取古來詩文反復吟詠以舒其抑鬱無聊之志窮原於四始究其義蘊因以授之孫訥適延友人沈子起在齋互相闡發子起有類咏予因亦有小箋積久成帙凡八九脫稿乃敢勒為一書倘藏諸家孰傳示子孫後有能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序

者知予意思所託千載相屬否則長往期至秉畀炎火令文章還太虛神氣游宇宙亦復曠然自適了無所憾名根不斷乃為孫輩慙應付之梓人夫詩自商周溯稷契訖陳靈上下千五百年治亂興亡風俗疆域形勢方言物類情變無所不載而吾處數千年後蟲測管窺安必其皆有合於古人陶主敬曰古韻自詩不用協序文有本末可非說詩者固不可誣經從序亦何可去序味經故以序為本而不能盡信者酌以衆論弋以已志苟

得數行數句有當經學則此數行數句庶可質之將來  
勤苦難成昔人所戒垂老讀詩前後紬繹幾二十年日  
就澹泊不類年少英雋未知後人以為何如也今神明  
衰耗纏綿痾疾旦暮將不起恐剗剗不能親觀厥成此  
亦過時之咎矣垂逝之期為日幾何遂命孫訥踵而成  
之無隕予志丙辰穀雨日八十八鈍叟張次仲伏枕德  
隅書屋口占此為序

待軒詩記序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三

詩記者鹽官張元祐先生之所為作也先生為世大儒  
熹宗朝辛酉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  
却掃絕迹人事其志節德行蓋在於管幼安邴根矩之  
間矣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獨念易為憂患之  
書窮年精思搨為之穿而筆為之家黜九師而翼三聖  
集諸儒之大成發中古之幽蘊殆商瞿以來未有之書  
至於箋註四詩大抵以序為據謂其書近古異於後之  
耳食者囊括注疏以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生

之語即紫陽義有未洽亦必確有証據不敢苟為雷同  
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子良友貞婦與  
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誇  
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裨於道者未之或遺也此真  
可謂明河之在天而珠囊之照地又奚疑焉嗟夫四家  
之詩惟毛詩為後出而今習傳者皆毛詩也先生之於  
詩學亦在諸儒之後而後之明君察相寶貴是書立於  
學宮而役弟子者亦必是書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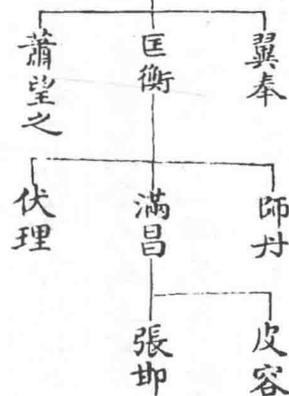
三

之心苦以謝皋羽鄭所南之蘊義而發揮於經術豈其  
有司馬名山之念桓譚必傳之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  
自在也予獲先生忘年交十有五年嘗至齋中見其披  
吟不絕於口朱墨不絕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  
先生歿後予閱其遺編注釋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  
有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覽玩讀未嘗不為流涕其  
孫訥受業於予者會刻先生詩記成因作數言於簡端  
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矣仁和後學孫治

詩經通譜

華亭楊豫孫著

齊詩 轅固生 夏侯始昌 后蒼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譜

魯詩 浮邱伯 申公



韓詩 韓嬰



毛詩 卜子夏 申公 毛亨 毛萇 賈長卿 解延年 徐敖 陳俠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譜

東漢伏恭任末為齊詩包咸高詡魏應為魯詩薛漢名  
 馴澹臺敬伯為韓詩謝曼卿衛宏賈逵鄭眾馬融鄭玄  
 皆為毛詩宏作小序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亡於西晉韓  
 詩內傳亡於隋三詩既亡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  
 得之申公申公得之子夏其說多合於金縢儀禮國語  
 孟子諸書自漢晉以至唐宋皆用其說至鄭樵作毛傳  
 辨妄始以己意解之朱子集註乃主鄭云鄭玄有詩譜  
 歐陽公有詩圖皆為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

志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家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卷首

明 張次仲 撰

學詩小箋總論

班固藝文志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火而全者以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經典序錄子夏授魯申公申公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授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魯人小毛公趙人

東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作毛詩序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隋經籍志先儒

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作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色  
鄭氏詩序辨曰序非一人一世之所能為採詩之官  
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發端  
命題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所題明序所作之意  
辭顯者簡辭隱者備謂小序是宏誦師說而為之山  
堂攷索曰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本於  
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詞  
多重複不然則六亡之詩何以止存首句蓋詩之亡  
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以是攷之則詩序附  
益之辭亦皆非漢儒作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三

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  
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  
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

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  
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  
始詩之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三

鄭康成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  
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之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  
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適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

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顯彰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謀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四

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抑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託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服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刳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

在斯足作後鑒於是止矣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盡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周之先公太王自豳遷岐修德建業文王繼王季為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德而從之受命作豐分岐邑周召為旦奭二公采地施先公之教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五

俗六州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女史歌之謂房中之樂射禮天子騶虞諸侯狸首大夫采蘋士采芣為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周召之詩為風之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蓋陳詩將以知其闕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王不承天子之風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

驅陷彼俗又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其詩蔑而不得  
列成王黜殷命伐三監封康叔於衛七世至頃侯當  
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  
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平王以亂徙居東都王城王  
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謂王國之變  
風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為鄭桓公幽王被殺  
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又作  
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太師呂望封於齊其

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  
侯譖於周懿王使烹馬齊之變風始作周以魏封同  
姓魏君褊急不廣修德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  
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成王封母弟叔虞  
於唐其子變改為晉至周召共和之時僖侯儉不中  
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  
水舜命作虞官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  
馬汧渭封為附庸邑於秦谷宣王命其曾孫秦仲作

大夫始有車馬禮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舜曹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封其子媯滿

於陳曰陳胡公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所為無  
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始作檜祝融氏後周夷  
厲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檜之  
變風始作武王封弟振鐸於曹十一世當周惠王時  
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后稷曾孫  
公劉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自郤徙豳修后稷之業

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至商末世太王避難入岐民又  
歸之周公避流言居東都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  
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太師述其志別其詩  
為豳國變風焉周始后稷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十載  
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武受命定  
天下盛德之隆大雅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  
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魚麗  
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之次要

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而已又大雅生民及卷  
阿小雅嘉魚及菁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文武周公  
道同終始相成比合故為正經其用於樂諸侯以小  
雅天子以大雅風既定為鄉樂差次而上小雅為諸  
侯樂大雅為天子樂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鹿鳴三  
終下管新宮三終是小雅為諸侯之樂可知然小雅  
為天子之政諸侯得用之者詩緣政而作臣無慶賞  
戒刑之政不得有詩詩為樂章善惡所以勸戒尤美

者可為典法故雖無詩者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  
下因其節文使之有等故風為鄉樂本諸侯之詩鄉  
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天子自用大雅矣鄉飲酒  
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  
天子之樂是也此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饗賓或上  
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天  
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  
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

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較不可得  
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美惡各以時  
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周室成功太平德洽於是和  
樂興焉頌聲乃作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  
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備鬼神五祀  
也聖王法象天地羣神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  
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

故人君必齋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  
德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後政衰  
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修泮宮守禮  
教會諸侯謀東略修廟牧圉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作頌孔子錄其詩同於王者之後舜舉契  
為司徒有五教之功賜姓而封之十四世至湯受命  
伐夏定天下後有中宗天命自度治民祇懼高宗嘉  
靖殷邦小大罔怨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

封微子宋公為商後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正考父校商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得五篇而已乃列之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備於是矣周太師何由得商頌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孔仲達曰夫詩者論功誦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詩記

十一

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于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感冥於自然喜怒哀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實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衰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

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

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近世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輩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詩記

十二

應略而反詳或應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繁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叙其所見載於卷首云爾

王魯齋曰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為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為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祕傳

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  
宛然如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  
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漢初最善復古齊韓魯三  
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最後出而獨行於北海  
鄭康成北海人也故為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  
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迮三家獨  
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  
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  
夏待軒詩記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十三

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焉在其  
為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其  
姓氏不應湮沒而乃詭託授受以誑後世耶陸璣雖  
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  
愚是以於毛詩不能不疑也

陸氏鈇曰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謠矣

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

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屨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

君子慨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寔微又奚為莫  
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蹟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  
詳而易淆故曰家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  
訾也

葉石林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  
於人之諷咏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  
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  
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鷓鴣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十三

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  
人玄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  
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  
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推崇尊信迨  
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  
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  
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

鄭漁仲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

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貽

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三四

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公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為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

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

馬貴與曰子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有反覆咏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

欽定四庫全書

待軒詩記

五

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試觀采芣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其所以采芣者為何事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

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爾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鴛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

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魯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芟菅黍離

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晦菴亦既如序者之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必以為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為錄淫之具乎且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如桑中溱洧月出東門之墀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揚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夫子猶存而不刪則不知所刪者果何等篇也或曰晦菴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也愚又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辭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